

## 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中文散文組首獎 一甲子

這和春夏秋冬的遞嬗無關，和家族榮耀亦無關，和血緣比較有關。

弄瓦之喜，說的是一個女孩的降生，驚天地之一啼，泣鬼神之一哭，家族有了延續，彷彿盤古開天闢地，鴻蒙之中出現一線生機。這和春天後母心無關，亦和自然定律無關，和一個孩子降生比較有關。

誰死誰生，世界從來就不會有什麼改變，這個女孩的出世，和其他幾千幾億的嬰孩一樣，普通平凡，也許差異只在基因和膚色。可是她出生在一個家庭，改變的是家族的族譜，她的姓名被記錄在名冊裡，等待著日後功成名就。

有誰的名字被清晰記下，也有誰的名字逐漸淡薄。

這和歷史興衰無關，應該和記憶比較有關。

這個女孩是我的妹妹，比我小一歲半左右，皮膚白皙惹人憐愛，頭上頂著天生的自然捲，櫻桃小嘴在吸吮拇指時更顯可愛，她像是天使，也許便是天使。

整個家族中，阿公和妹妹最親，她倆相差整整六十年，旁人都說這是個緣分，是切也切不斷、斬也斬不了的緣。

大概國小階段，知道六十年又能稱一甲子，便老愛稱呼這對祖孫是一甲子組合，說的像某個搞笑團體的名字，但誰都知道，這只不過是血緣羈絆中，微乎其微的日常。

妹妹和阿公保持著六十個年頭的距離，歲月緩緩前進，嬰孩終會成長，人類畢竟會衰老。妹妹逐漸亭亭玉立，阿公的頭髮也越漸斑白。我聽說一個人要改變性情是很容易的，但我眼中的這對祖孫卻親密如初，一個愛撒嬌，一個顧著溺愛。周瑜打黃蓋，也許都還沒這麼心甘情願。

六十年的緣，難不成真的影響這麼大？我看著他們，總想著人們口中的改變，究竟是指世俗的什麼呢？心性？環境？長相？亦或任何事物？可我從小到大，不相信童話，不相信聖誕老人，但我相信眼前這對爺孫不會改變，變的是容顏，維持的是情感，他們之間容不下一粒沙。似愛情，卻比愛情恆久可貴；是親情，卻又比親情更加濃烈。

我曾經開玩笑對阿公說「你都疼寶貝」。寶貝是妹妹的小名，更是阿公親自選定的，家人管那叫作「愛稱」。兩人之間的緣分彷彿更深刻，我和阿嬤難免眼紅嫉妒，卻只能乾瞪著眼，偶爾吃吃醋，倒也沒什麼了。可逐漸年邁的阿公彷彿聽不得這類的話語，他瞪大雙眼，詳細問我哪裡覺得他有所偏頗了？我一時之間說不上來，然而阿公對妹妹的寵愛，卻也到達了難以用言語形容的境界。

阿公高瘦的身軀一直以來都站得直挺，在我和妹妹失去父親、他失去兒子的情況下，也不過是變得憔悴些，卻終究未倒下。

曾經思考過，要是我和妹妹找到了可以依靠的對象，那麼紅地毯的另一端，阿公願不願意代替父親牽著我們走過去呢？可惜我沒有機會問出口，阿公便開始進入人生的下坡，他臥病在床，面色蠟黃，身子消瘦得厲害，幾乎不成人形。那時我看著妹妹餵阿公吃易消化的食品，他張嘴咀嚼的樣子像個乖巧可愛的幼兒，什麼都不懂，什麼都不會。他身子不適，偶爾發發脾氣，我們只敢在他看不到的時候垂淚。

死亡是什麼樣子呢？我不只一次思考過這樣的問題。當表妹出生時，抱著柔軟的她，我思考過生命，在送父親最後一程時，我疑惑過死亡，而現在阿公的情況越來越不樂觀，我總覺得死亡

第 31 屆銘傳文藝獎 中文散文組首獎  
一甲子

氣息又圍繞了過來，驅也驅不散。

如果世間有神，能不能拖延死亡呢？如果硬要個期限，能不能讓阿公看看我上大學的樣子呢？我曾經這樣祈禱，然而阿公終究熬不到那時，在我升上高三前，阿公就這麼嚥氣了。

毫無預警，像是陷入沉睡，阿公停止了呼吸，心臟不再跳動，那天花了多久的時間準備喪禮的事宜呢？我只記得妹妹泛紅的眼眶，以及無措的身影。

阿嬤幾度啼哭至昏厥，那哀慟的嚎哭，讓人捨不聽再聽，可是誰能安慰她呢？丈夫離開了，一生的依靠比自己先離世，作為妻子，作為女人，阿嬤堅強了一生，這時刻的軟弱與脆弱，我們終究不能阻止。

那時是炎熱的夏日，告別式前需要停放屍體一星期左右，葬儀社的人搬來一臺冰身子的機器，我們可以隔著玻璃去看阿公的遺容。

有一次，我在機器旁睡覺，半夜忽然熱醒，看到妹妹打開機器的燈，然後趴在玻璃旁，輕輕地對阿公說話，我不驚訝妹妹的舉動，也不害怕這詭異的氛圍，只是赫然眼眶含淚，不知道怎麼反應。

一個人離開了，就是肉身與靈魂的分離，他有沒有感應呢？他知不知道我們的悲傷呢？這些都是未可知的，因此在這疑惑之下，我只難過阿公的死亡，卻未曾有任何想法。

如今看到妹妹對著阿公已冷的身子輕輕細語，我不由得想要大哭，我想問她，知不知道阿公已經不能再叫她寶貝，知不知道她再溫柔的輕聲細語，阿公也不會睜開眼，回她一個微笑，這個人……這個躺在機器裡頭毫無血色的人已經死了，她到底明不明白呢？

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幕，那趴在玻璃旁的身子是那樣的堅定，那低聲出口的話語是那樣的溫柔懇切。在我眼中彷彿出現了一個畫面：阿公與妹妹原先相距一甲子的差距，然而阿公在生命消逝之後，便停在原點，而依然活著的妹妹繼續奔跑著，他們那六十年的差距開始毀壞，妹妹遲早會超越阿公……那時的妹妹，也許鬢邊斑白，垂垂老矣，但阿公仍保持著記憶中的模樣。

一甲子的齒輪仍舊推動著，可是早已物是人非。多麼使人感傷的畫面……然而這是既定的未來。這與多舛的命運無關，和年歲的流逝比較有關。

我在這對一甲子組合中，永遠是旁觀者，可正因為是旁觀，才更能看出其中使人流淚的部分。也正是因為如此，我才會在聽見妹妹對阿公的細語時，哭得不能自己。

「阿公，寶貝想你了。」